



中国古典诗词校注评丛书

张元幹词全集

【汇校汇注汇评】

邹艳 陈媛 编著



中国古典诗词校注评丛书

张元幹词全集

【汇校汇注汇评】

邹艳 陈媛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元幹词全集：汇校汇注汇评 / 邹艳，陈媛编著.

—武汉：崇文书局，2017.8

（中国古典诗词校注评丛书）

ISBN 978-7-5403-4562-4

I. ①张…

II. ①邹… ②陈…

III. ①宋词—选集②张元幹 (1067-1143) —宋词—诗歌评论

IV. ① I222.844 ②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5001 号

张元幹词全集【汇校汇注汇评】

责任编辑 刘水清

责任校对 李城湘

封面设计 范海鹏

责任印刷 田伟根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C 座 11 层

电 话 (027)87293001 邮政编码 430070

印 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调换)

本作品之出版权（含电子版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著作权以及本作品装帧设计的著作权均受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版权公约保护。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传播之行为，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律顾问：吴建宝律师工作室

中国古典诗词校注评丛书

编撰委员会

顾 问 冯其庸 霍松林 袁世硕 冯天瑜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东岭 叶君远 朱万曙 阮 忠
孙之梅 杨合鸣 李 浩 汪春泓
张庆善 张新科 张 毅 陈大康
陈文新* 陈 洪 赵伯陶 胡晓明
郭英德 唐翼明 韩经太 廖可斌
戴建业

(注:标*为常务编委)

序 言

张元幹(1091—1161),字仲宗,号芦川居士、真隐山人,又号芦川老人、芦川老隐,福建永福(今永泰县)人。张元幹少年时天资甚高,早年随父宦游,席间与父执相酬唱,众人无不惊其敏悟。政和年间入太学上舍,渐有词名。早期词作以清丽婉转见长,靖康之难后词风突变,以慷慨悲凉之音率先奏响南宋词作的爱国旋律。张元幹的忧国忧民之心、愤世嫉邪之气,以及能文善诗之才,既离不开深厚的家族渊源,又与词人在陵谷迁变中的经历息息相关。

严而有方的家教是张元幹刚正不阿、忧国忧民性格形成的基础。张元幹生于显宦之家、书香门第。其祖父张肩孟于宋仁宗皇祐五年进士及第,官终朝散郎通判歙州。张肩孟教子甚严,举族芝兰齐芳。《永泰张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中有《少师文靖公传》:“公讳肩孟,以弱冠擢皇祐五年进士第,历宦方面,皆有奇绩,年七十致仕。有宅一区,在流泉之中,宅西一楼未额,课诸子读书其中,夜梦神人告公曰:‘君看异日拿龙手,尽是寒光阁上人。’遂榜以寒光阁额。后五子俱登显宦,时有‘丹桂五枝芳’之语。以子贵累赠开府议同三司,特进少师,谥文靖。”张肩孟博学才高,一生仕宦,政绩颇丰,对子孙教导有方,张氏一门五子俱摘得蟾宫桂冠,光耀门庭。

张肩孟长子名劬(一作励),字深道,熙宁六年中进士。他才学博洽,著述颇丰,《宗谱·殿撰忠节公传》云:“(劬)性酷嗜学,有《文笔峰书堂总录》《文集》《中庸论语解》,世皆宗之。”他刚正不阿,不计私利,“(劬)早为韩魏公所器,既及第,调岳州司理右承。蒲公宗孟一见大奇之,疏请于朝,由是

六镇雄藩，八持使节，历任州郡，多所厘正。遇事刚果，不避权贵。蔡京、王黼等皆忌之。以殿撰出知福州，移广州，人为不满，而公略不介意”。张勳文能著书立说，武能持节镇藩，文武双全，无愧于父之教导。其为人正直刚毅，为宗门之表率。张元幹不惧权贵，力主抗敌的坚毅果敢，无疑有来自其伯父的影响。

张肩孟次子，张勳，字臻道，幼年诗才惊人。《永福县志》卷八云：“勳兄弟五人，皆相继登第，知名当世，居半月洲。一日，座客欲咏之，未就，勳六岁，时即诵唐人诗‘谁把玉环分两片，半沉沧海半浮空’之句。客尽惊叹。”张勳六岁出口成诵，自小便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张勳为官崇礼，淳化民风，言传身教，《宗谱·中奉大夫文简公传》云：“公讳勳，字臻道，熙宁九年进士，公天资醇厚，孝友廉谨。……登第后，除授知建州，建民剽悍健讼，公諭以礼义，期年风俗丕变。尝作《聚蚊赋》，以讽群党。子五人，俱掇巍科，为时名宦。州治有堂曰昼锦坊，曰棣萼，皆为是名也。”张勳为官以礼化民，移风易俗，功不可没；为人孝友廉谨、方正嫉邪，亦为宗族后代之楷模。

张勳，张肩孟第三子，文韬武略兼备。《宗谱·太学博士昭毅公传》记载：“公讳勳，字卫道。熙宁丙子，公应文武两举，官太学博士，既通文史，复诸韬铃。倘天假之以年，其表树必有大赫奕者。竟以二十七龄赍志也，惜哉！二子询询善继，亦以官显，称克肖焉。”张勳虽英年早逝，但他既通文史，复诸韬铃，也为张氏后代树立了榜样。

张劝，张肩孟第四子，字宏道，元符三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他天性颖悟，幼而不群，《宗谱·少师工部尚书惠庄公传》云：“公（张劝）……一日看龙舟，宗长戏令咏诗，公即应声曰：‘两岸人人开盛宴，飞去飞来如掣电。明年文场角胜时，也如此日舟人战。’时年方十岁。”及其为官，亦深得民心，“帅福建，以乡邦人情风俗素所详究，兴利剔弊。民深德之，岁时祷祀，为公祈福，虽禁之不止也。进封少师，以工部尚书致仕”。

张肩孟之幼子张动，即张元幹之父，字安道，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徽宗崇宁间，张动仕于邳（今河北临漳），与欧阳修之孙欧阳懋为同僚，后入朝为少卿。张动擅长诗文，对张元幹影响甚深，欧阳懋为张元幹祖父手泽题跋云：“余崇宁间，与安道少卿同仕于邳，公馀把酒以诗相属，时仲宗年未及

冠，往来屏间，亦与座客赓唱，初若不经意，而辞藻可观，莫不骇其敏悟。安道既入朝，其后数年，余亦归自河朔，再会于京师，仲宗事业日进。”张动是才情满腹之人，公务之余，常与客把酒以诗相属，张元幹耳濡目染，与座客赓唱，未及冠便辞藻可观，为以后的艺术成熟打下了良好基础。

张元幹家族中人多为天资颖悟、善政恤民之士。家族遗风的熏染，家世之学的熏陶，使张元幹形成刚直不阿、爱国忧民的品性。张元幹一生交游颇广，所结交者多为世之名流，所与从游者皆为“百世之士”（汪藻跋《幽岩尊祖录》），与名士陈了翁的交往是张元幹践行义举、秉承家风的关键。

陈瑾，字莹中，号了堂、了翁，谥忠肃。张元幹在《跋了堂先生文集》中明言了翁先生对自己的导路之功：“先生独知尊尧，爱君忧国，先见之明，肇于欲萌；逆料其弊，甚于中的。视之若仇敌，甘心犯难，虽百谪濒九死而弗悔。……百世之下，凛凛英气，义行于色，如砥柱之屹颓波，如泰、华之插穹昊，如万折必东之水，如百炼不变之金，舍吾先生其谁哉？死而不忘者，予于先生见之。”张元幹少时特于庐山之南寻访元祐名士陈瑾，与其杖履相从，悠游云烟水石之间，畅谈古今治乱。了翁先生至大至刚之浩然正气、威武不屈之立身品节、九死不悔的耿耿忠心，深为张元幹所崇敬，故将之视为精神向导和行事楷模。张元幹平生的忠肝义举，受之于了翁先生甚深。了翁曾预言张元幹“辞采灿然足以有誉于世矣”。张元幹从前辈的知遇与期许中大受鼓舞，将了翁之言书于绅带，佩服终身，未有一刻敢忘。

张元幹与同道者李纲（字伯纪）相识，亦是因了翁的引荐。宋张广《芦川归来集序》云：“靖康之元，（张元幹）上却敌书，见了翁谈世事于庐山之上。了翁曰：‘犹有李伯纪在，子择而交之。’公敬受教，从之游。”张元幹于宣和六年（1124）访李纲于梁溪（今江苏无锡）。李纲一见，便有相见恨晚之意，他在为张元幹祖父手泽题跋时写道：“予昔与安道少卿游，闻仲宗有声庠序间籍甚，恨未之识。今年春，仲宗还自闽中，访予梁溪之滨，听其言鲠亮而可喜，诵其文清新而不群，予洒然异之。”李纲认为张元幹其人其文都很有个性，因此对他另眼相待。靖康元年（1126）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张元幹为其僚属，两人在金兵围攻国都的危难之际，冒着如雨急矢，夙夜指挥杀敌。二人本就志同道合，在外敌入侵的时危世乱之际，两人的感情更为深

厚。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李纲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上书反对宋金议和,张元幹随即作《贺新郎》以寄,表达自己“要斩楼兰三尺剑”的壮志,坚决支持李纲主战反和。

张元幹广交爱国志士,不畏权奸,忠愤直言。绍兴十二年(1142),胡铨因上书乞斩秦桧,得罪奸臣而被贬新州,一时士大夫皆畏祸缄口,而张元幹却慨然作长短句赠之,以致遭遇削籍除名之祸。张元幹亦与刘安世、杨时等爱国名士相交。刘安世以直谏闻名,关注国运,力主抗金,敢于痛斥误国权奸,被时人称为“殿上虎”。而杨时亦是朝堂中的正义凛然之士,他力主罢黜张邦昌、诛杀童贯,以图为国除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与国运共存亡的志向,是张元幹与这些爱国之士结为挚友的思想基础。

与江西诗派诗人的交往是张元幹在不得志的现实中获得慰藉的重要途径,也是他提升自我诗词创作技艺的催化剂。宋人曾噩认为“芦川老隐之为文也,盖得江西师友之传”(《芦川归来集》原序)。江西诗派诗人,是张元幹生平交游的重要对象。张元幹《苏养直诗帖跋尾六篇》云:“往在豫章间句法于东湖先生徐师川,是时洪刍驹父、弟炎玉父、苏坚伯固、子庠养直、潘淳子真、吕本中居仁、汪藻彦章、向子諲伯恭,为同社诗酒之乐。予既冠矣,亦获攘臂其间,大观庚寅辛卯岁也。”及冠之年与江西诗派社中人诗酒唱和,不仅对张元幹早年诗风有所影响,诗社中人更成为他一生中以诗相知的志同者。自大观四年(1110)与社中之友同游唱和后,张元幹于宣和元年(1119)离京返乡,其后抵达豫章,与徐俯、洪刍交游,并向徐、洪二人出示先祖张肩孟手泽,徐、洪二人皆为之题跋。徐俯跋云:“张侯仲宗近作,殊有老成之风,无复少年书生气。”徐俯深切感受到张元幹文风已脱少年书生气,是为真知张元幹者!宣和五年(1123),张元幹又与陈与义、吕本中、苏庠兄弟同游京都,避暑于资圣阁,分韵赋诗。张元幹《跋苏召君楚语后》:“顷在东都,一日,陈去非、吕居仁诸公,同予避暑资圣阁,以‘二仪清浊还高下,三伏炎蒸定有无’分韵赋诗,会者适十四人,从周(苏庠之弟)诗颇佳,为诸公印可……方之养直惓惓如此,不为过也。”六月二日,吕本中为张元幹祖父手泽题跋,称张元幹深得古人孝友之意。吕本中有多首诗作寄与张元幹,如《渴雨简张仲宗二首》《寄张仲宗》等。

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的陈与义，亦与张元幹结为诗友。宣和七年（1125），张元幹任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丞，与陈与义相与从游。从张元幹《洛阳陈去非自符宝郎谪陈留酒官，予时作丞，澶渊旧僚友也，有诗次韵》一诗可知，早在政和年间张元幹出仕澶渊之时，便与陈与义有所交往。在宣和元年（1119）张元幹离京之时，陈与义曾作有《送张仲宗押戟归闽中》一诗，称张元幹为翩然不群之鸿鹄。宣和五年（1123）张元幹又与陈与义等人同游赋诗，陈与义曾作《招张仲宗》一诗。张元幹与陈与义在两宋之交诗风嬗变中相似的轨迹，乱世中契合的诗心，使得他们用笔墨抒写出了共同的诗情。

江西诗派中，除徐俯、洪刍、吕本中、陈与义之外，与张元幹关系密切的社中人还有向子諲（字伯恭，号芗林居士），此人素与李纲友善，亦有词名。向子諲是张元幹舅父，张元幹与江西诗派的交往如此频繁，应受其舅父影响不小。张元幹《水调歌头》（和芗林居士中秋词），即和向子諲《水调歌头》（闰余有何好）一词。此外，张元幹与苏坚、苏庠等社中人诗书往来，酬唱不迭；而汪藻于张元幹更有仗义相救之谊。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张元幹追随高宗行在至海边，遭谗得罪，幸得汪藻力救得免。

观其出生而知其性情之所由来，观其交游而知其为人之所以然。张元幹于国于家，忠而孝；于亲于友，厚而义。他曾于乱纸中得先祖手泽，遂严饰而藏之，以诏子孙；又于邱荒蓁莽中，扫除迁隧，祭拜祖母刘氏，虽非刘氏所出之孙，然其尊祖追远之意甚为笃厚。其忠孝之行，深得当时名公胜流赞誉，故叶梦得题跋云：“仲宗用心如此，而所推许者皆一时名人，可以厚风俗矣。”词如其人，张元幹以慷慨悲凉的词作名世，即得益于其人品，而这种豪迈悲壮的词风也成为其词作的主导风格。靖康之难后，词人魂牵中原、忧国悯君、悲世嫉邪，这种正义精神与英雄气概常寓于南渡后的词作中。“风格慷慨悲凉，开启陆游、辛弃疾一派，为两宋词风转变之先导者。”（唐圭璋《张元幹词研究》序）

张元幹豪放悲壮的词风以激扬慷慨的《贺新郎》最具代表性。《贺新郎》二词分别寄赠胡铨与李纲二位爱国名士。“绍兴议和，今端明胡公铨上书请剑，欲斩议者，得罪权臣，窜谪岭海，平生亲党，避嫌畏祸，唯恐去之不

速。公作长短句送之，微而显，哀而不伤，深得三百篇讽刺之义。”（宋蔡戡《芦川居士词序》）张元幹不惧奸权，慨然赋《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寄胡铨，字字铿锵有力。“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词首“梦绕神州路”一句，直言对故都的无限牵念，而词人与友人空有报国之志，却无路请缨，“人情老易悲如许”即道出了失路英雄的共同哀叹。面对沦陷后的万里江山，心虽沉痛，然不消沉，词之煞尾即以“举大白，听金缕”奏响一曲慷慨之歌，悲壮而不失激昂。《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更是直抒“气吞骄虏”“要斩楼兰”的豪情壮志，激昂悲愤，力透纸背。此二首《贺新郎》让千百年后的世人亦能感受到词人那满腔的抑塞磊落之气，不愧为张元幹词集中的压卷之作！豪放悲壮之作是张元幹词集中最夺目的风景线。《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便是其一。“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对北敌蛮贼的直言痛斥，表达词人愿剖寸心以洗中原屈辱的愿望。《水调歌头》（同徐师川泛太湖舟中作）亦是历经丧乱后的悲痛之语。这些寄寓忧国之慨的豪迈悲壮之作，是词人紧握时代脉搏，与国家共命运的心灵呼声，是其愤世嫉邪个性的直接抒写。

除了豪放之词，张元幹清丽深婉、婉秀俊逸的婉约之作，亦不逊色。明代毛晋评芦川词曰：“人称其长于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婉秀之致，真堪与片玉、白石并垂不朽。”（《宋六十名家词·芦川词跋》）毛晋认为元幹婉约之作堪与周邦彦、姜夔二人之词媲美，此说虽尚可商榷，但毛晋客观地指出了元幹词有深婉俊逸的一面。如《水调歌头》（罢秩后漫兴）：“放浪形骸外，憔悴山泽癯。倒冠落佩，此心不待白髭须。聊复脱身鹪鹭，未暇先寻水竹，矫首汉庭疏。长夏啖丹荔，两纪傲闲居。忽风飘，连雨打，向西湖。藕花深处，尚能同载麴生无。听子谈天舌本，浇我书空胸次，醉卧踏冰壶。毕竟凌烟像，何似辋川图。”词作于罢秩后，既无悲愤之言，亦无沉痛之语，词人对浮世功名的了悟，使词中多了一份萧散

从容之意。又如《浣溪沙》：“山绕平湖波撼城。湖光倒影浸山青。水晶楼下欲三更。雾柳暗时云度月，露荷翻处水流萤。萧萧散发到天明。”词写湖光水色的淡荡之美，柳丝弄月、流萤照水的夜景，清新而明朗。除清丽之作外，张元幹还有深致妩秀的闺情词，如《昭君怨》：“春院深莺语。花怨一帘烟雨。禁火已销魂，更黄昏。衾暖麝灯落地。雨过重门深夜。枕上百般猜，未归来。”词人描绘耿耿长夜烛泪滴尽，伊人深闺痴等的场景，虽对女子的内心活动未着一字，但“百般猜”三字便将佳人心中的忧思牵念委婉道出。又如《楼上曲》：“何事有情怨别离，低鬟背立君应知。”语淡而情浓，堪称艳情词中的“阳春白雪”。

张元幹既有慷慨悲凉的豪放之作，亦有清新秀雅的婉约之词，豪放婉约兼备的风格得益于唐宋大家的影响，其中杜甫与周邦彦二人对张元幹影响甚深。

张元幹善于化用杜诗入词，融诗于词的功夫浑化无迹。如《水调歌头》（同徐师川泛太湖舟中作）“泽畔行吟处，天地一沙鸥”，直接引用杜甫《旅夜书怀》“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之诗。张元幹在金兵马踏中原的丧乱中辗转流离，其飘零无依的人生经历与少陵野老尤为相似。虽身处不同朝代，但乱离之中的漂泊情感却是共通的。芦川以此诗入词，不仅未显突兀，反而能引起异代读者的共鸣。又如《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即是对杜甫《洗兵马诗》“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诗句的化用。《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之句，同样化用杜甫《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赴阙下》“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之句。张元幹将精工齐整的律句转化为灵动错落的长短句，读来朗朗上口，情深之处亦不逊于原句。除了借助杜诗表现内心情感，张元幹也善将杜诗的写景之句点化入词。如《点绛唇》（呈洛滨筠溪二老）“清夜沉沉，暗蛩啼处檐花落”，即化用杜甫《醉时歌》“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之句。融杜诗入词，是张元幹词的一大特色。

除杜诗之外，词坛大家周邦彦词风的沉郁流转，亦成为张元幹词作的艺术追求之一。周邦彦处于新旧党争的政治氛围之中，一生仕途蹭蹬，喜用长短句表现内心隐约曲折的心迹。其代表作《瑞龙吟》（章台路）、《兰陵

王》(柳)等均注重抒情过程的层次安排,将现实与过往、真实与梦幻交错呈现,造成一种回环往复、沉郁深致的艺术效果。张词亦有类似之作,如《兰陵王·春恨》便呈现出一种婉曲深致的韵味:“卷珠箔,朝雨轻阴乍阁。阑干外,烟柳弄晴,芳草侵阶映红药。东风妒花恶,吹落梢头嫩萼。屏山掩,沉水倦熏,中酒心情怕杯勺。寻思旧京洛。正年少疏狂,歌笑迷著。障泥油壁催梳掠。曾驰道同载,上林携手,灯夜初过早共约。又争信漂泊。

寂寞,念行乐。甚粉淡衣襟,音断弦索。琼枝璧月春如昨。怅别后华表,那回双鹤。相思除是,向醉里、暂忘却。”此词虽题为春恨,但仍不离历经丧乱后的悲国之恨,然其“恨”不再以悲愤之语道出,而是以旧游之忆、相思之语委婉传达。张元幹采用以情事牵系国事,而又未道破“愁”的含蓄表达方式,使故国之思的隐隐伤痛显得婉转而又沉郁。又如《兰陵王》(绮霞散)、《水调歌头》(今夕定何夕)、《念奴娇》(江天雨霁)等,或以往昔之游乐与现实之孤凄相交叠,委婉表现内心的国仇旧恨,或以远人之牵念表现内心伤怀,又或是以月下情思、醉酒情怀传达心中幽怨。这类词作在表意的曲折与意境的朦胧上,都体现出周词的痕迹。

张元幹的艺术成就亦离不开江西诗派的影响。张元幹以词名世,然亦工于诗,早年问句法于徐俯,且与江西诗派诗人相从甚密。清吴之振《芦川归来集抄》小传云:“(张元幹)有《芦川归来集》十馀卷,得之书肆,废帙逸其大半,诗止近体六、七两卷,清新而有法度,蔚然出尘。观其序王承可诗云‘初从徐东湖指授句法’,知渊源有自也。”可见张元幹诗的艺术渊源来自江西诗派。张元幹《跋山谷诗稿》即表现出自己对黄庭坚诗歌理论的深刻体悟,“山谷老人此四篇之稿,初意虽不同,观所改定,要是点化金丹手段。又如本分衲子参禅,一旦悟入,举止神色,顿觉有异。超凡入圣,只在心念间,不外求也。句中有眼,学者领取。”为诗要进入“悟入”之境,活用古人之诗,以点化生新,这种“点铁成金”之术是张元幹从江西诗法中获得的至宝。张元幹善于化用古人陈句,以达到别出心裁的艺术效果,其诗《墨菊》即是“点化金丹”之作。该诗云:“老眼惊花暗,斜枝落纸愁。晚来闻冷雨,幻出一篱秋。”“老眼惊花暗”是对白居易《无梦》“老眼花前暗”的化用,而“幻出一篱秋”则是对薛能《雕堂》“啁雀一篱秋”的活用,诗以“惊”“幻”二字点化唐人

之诗，融入自我情感，将蓦地惊觉秋来的凄凉心境与冷雨侵花的寒夜之景巧妙融合，实为点睛之妙笔。“点铁成金”之术对字句的锻造之功要求甚高，因而张元幹又深入汲取江西诗派的句法精义，尤为注重锤字炼句。如其《挽少师相国李公》（其四）：“风咽梁溪水，山悲湛岷云。”由于诗人悲悼之情的投射，山水也具有了幽咽之声和悲戚之容，这种移情于物、物我相通的诗歌境界，全然得益于“咽”“悲”二字的精练传神。又如“南浦翻云浪，西山滴翠岚”“炉薰飘月影，蜜炬剪花香”“雨暗连兵气，花飞点客愁”等等诗句均以精工之笔，体现出深厚的炼字功力。张元幹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作诗尤喜用典。其《李丞相纲生朝三首》“衮绣未归聊袖手，不妨闲作黑头公”，一句之中连用“衮绣”“袖手”“黑头公”三个典故，极大丰富了诗歌内涵，可谓是对江西诗人重典传统的承袭。但张元幹作诗无论是在炼字造句、使事用典还是诗歌立意方面，都避免了黄庭坚等江西诗人的奇拗峭拔之弊，而形成了自然清新的诗歌风貌。

张元幹在与诗社中人交流切磋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与江西诗人共同的情感倾向，他们都以诗歌抒发神州陆沉的痛愤之情。《感事四首丙午冬淮上作》即是此类代表诗作，而徐俯等人更是不乏感时悲国之诗。据方回《瀛奎律髓》卷三十二评汪藻《己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四首》云：“靖康中在围城中者，吕居仁、徐师川、汪彦章皆诗人也。居仁多有痛愤之诗。师川以邦昌之名名其婢，而诗无所见。彦章至此乃有乱后诗，岂当时诸人或言之太过，或许时相而删之乎？”于此可见，吕居仁、徐师川、汪彦章等崇尚节义的江西诗派诗人，曾与张元幹在同一时代背景中同声相和，共抒国仇家恨。宋曾噩《芦川归来集》原序云：“芦川老隐之为文也，盖得江西师友之传，其气之所养，实与孟、韩同一本也。……及其仕于朝也，又以《幽岩尊祖》一节，直述其忠厚惻怛之诚，公之孝友性成，皆是气之所形见也。宣和诸公，或言其所作殊有老成之风，无复少年书生之气；或言其平昔绝俗之文，今又见高世之行，是犹未睹其全集也。”曾噩直言张元幹为文深得江西师友之传。由上可知，与江西诗派成员的交往对张元幹诗词文创作的成就功不可没。

目前学界关于张元幹词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曹济平教授的《芦川词笺注》《张元幹词研究》以及王兆鹏教授的《张元幹年谱》。这三部专著不仅

对张元幹生平的考证、别集的收藏以及版本的传承做了详细、深入的探究，而且在张元幹词作的编年、笺注上也作出突破性的贡献。王兆鹏先生《张元幹年谱》对张元幹的生平经历以及大部分作品系年进行了考证。曹济平先生《芦川词笺注》是现今唯一以张元幹词集笺注命名的注本，且注解翔实。此外，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以双照楼影宋本《芦川词》二卷为底本，进行了细致的校订与补正，对张元幹词集的整理较为完备。孟斐校点的《芦川词》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的《芦川归来集》旨在点校，对词作的创作背景、题旨、收录流传情况少有涉猎。

关于张元幹词的数量，《全宋词》收录185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186首，双照楼本《芦川词》收录187首，曹济平《芦川词笺注》依据《全宋词》收录185首。本书则以《全宋词》为底本，以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以及近人吴昌绶影印的双照楼本《芦川词》为校本，并参考宋黄昇《花庵词选》、元刊本《草堂诗余》、明杨慎《词品》，以及清朱彝尊《词综》、万树《词律》、沈辰垣《历代诗余》等资料，共收张元幹词186首，词之编排依《全宋词》本的排列次序，但在篇目上稍做调整。本书在《全宋词》所收185首词的基础上，删去元人张翥《踏莎行·别意》一首，又依双照楼本《芦川词》增加《沁园春》（欹枕深轩）、《江城子》（银涛无迹卷蓬瀛）二首，此二首虽亦分别见于李弥逊《筠溪乐府》、叶梦得《石林词》，但词系何人所作，犹待考，暂归张元幹，故本书最终收录186首。正文末所附《踏莎行·别意》（张翥词）和《豆叶黄》（吕渭老词），仅供参考，不计入张元幹词。

本书主要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组成。正文部分主要包括词作、题解、注释、汇评，其中部分词作后附有其他词人与张元幹的同题和韵之作或相关词作，这些词作对张词的创作背景及题旨的理解大有裨益。本书的附录部分主要包括张元幹文集序跋及小传、与张元幹酬唱的诸家诗词、张元幹别集版本综述、张元幹年谱简编、参考文献等。

本书题解旨在对词作的创作年代、背景、旨意、风格及情感作出简略说明。注释主要标明典故、名物、词句的出处以及不同版本之间的异文。汇评主要汇集历朝历代的评论，主要来源于唐圭璋《词话丛编》、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屈兴国《词话丛编二编》、葛渭君《词话丛编补编》以及孙克强

《唐宋人词话》等词话丛书中所收录的历代词话评论。张元幹词迄今只有曹济平先生《芦川词笺注》一种注本，故本书的注释对曹先生著作多有参考。本书中词作系年主要依据王兆鹏先生《张元幹年谱》和曹济平先生《芦川词笺注》中的考证。附录中张元幹别集版本综述及年谱简编亦对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鉴。

本书在前贤的研究成果上多有增补。其中，汇评不仅对清代以前的词人评论汇集用力颇多，且在前人已汇集的评论基础上有所增补。如对《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一词的汇评补充两条：一是清代陈芝光《南宋杂事诗》中的评论：“鄂字书成壮气存，临安何处望中原。芦川亦有英雄语，禾黍西风鼓角喧。”一是清代许昂霄《词综偶评》中的评论：“仲宗坐送胡邦衡及寄李伯纪词除名，其品节可知矣。”本书附录一《张元幹文集序跋及小传》，亦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补充，如从吴昌绶《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中辑出陶湘叙录一则，以及黄丕烈跋《芦川词》时所作诗二首。附录二为唱和诗词，本书运用现代检索工具，如《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以及诗词门户网站等，对宋金文人与张元幹相唱和的诗词作了全面搜罗和整理，希望这些新增资料能对张元幹及其词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帮助。

王兆鹏教授和曹济平教授是当今学界对张元幹研究得最为深入透彻的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本书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故在此特表衷心感谢！也深深感谢所有对笔者有所启发有所帮助的前贤同仁！感谢崇文书局赐予宝贵的学习和探索机会。笔者在整理过程中潜心研读文本，尽量准确把握词人创作原旨，然书中难免会有差谬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邹艳

2016年9月于南昌

目 录

贺新郎(曳杖危楼去)	1
贺新郎(梦绕神州路)	3
满江红(春水迷天)	7
兰陵王(卷珠箔)	8
兰陵王(绮霞散)	10
念奴娇(江天雨霁)	12
念奴娇(蕊香深处)	13
念奴娇(吴淞初冷)	15
念奴娇(秋风万里)	16
念奴娇(寒绡素壁)	18
念奴娇(垂虹望极)	20
石州慢(寒水依痕)	21
石州慢(雨急云飞)	23
永遇乐(月仄金盆)	24
永遇乐(飞观横空)	26
八声甘州(倚凌空)	27
八声甘州(记当年)	28
水调歌头(落景下青嶂)	29
水调歌头(闰馀有何好)	30

水调歌头(缥缈九仙阁)	32
水调歌头(平日几经过)	34
水调歌头(雨断翻惊浪)	35
水调歌头(露下菱歌远)	36
水调歌头(万里冰轮满)	37
水调歌头(袖手看飞雪)	38
水调歌头(放浪形骸外)	39
水调歌头(拄策松江上)	41
水调歌头(今夕定何夕)	42
水调歌头(最乐贤王子)	43
水调歌头(举手钓鳌客)	45
水调歌头(戎虏乱中夏)	46
风流子(飞观插雕梁)	48
鱼游春水(芳洲生蘋芷)	49
宝鼎现(山庄图画)	50
祝英台近(枕霞红)	53
朝中措(花阴如坐木兰船)	54
蝶恋花(窗暗窗明昏又晓)	55
蝶恋花(燕去莺来春又到)	56
沁园春(神水华池)	57
沁园春(欹枕深轩)	59
临江仙(玉立清标消晚暑)	60
临江仙(莺唤屏山惊睡起)	61
临江仙(十日篱边犹袖手)	62
临江仙(露坐榕阴须痛饮)	63
醉落魄(浮家泛宅)	64
醉落魄(绿枝红萼)	65